



第九卷

邓晓芒 著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句读

人民出版社

第九卷

邓晓芒 著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句读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伟珍

封面设计：吴燕妮

责任校对：白 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第九卷 / 邓晓芒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9

ISBN 978 - 7 - 01 - 017519 - 5

I. ①黑 … II. ①邓 … III. ①《精神现象学》 - 研究 IV. ①B516.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59760号

书 名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

HEIGEER JINGSHEN XIANXIANGXUE JUDU

卷 次 第九卷

著 者 邓晓芒

出版发行 人 民 出 版 社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邮编：100706）

邮购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36.5

字 数 503千字

印 数 0,001 - 3,000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01 - 017519 - 5

定 价 9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 （010）65250042

本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德国古典哲学与德意志文化深度研究”（批准号12&ZD126）成果之一

目 录

第三篇 (CC) 宗教.....	1
第七章 宗教.....	1
一、自然宗教.....	103
a. 光明本质.....	124
b. 植物和动物.....	144
c. 工匠.....	163
二、艺术宗教.....	198
a. 抽象的艺术品.....	231
[I. 神庙和神像].....	234
[II. 赞美歌和神谕].....	266
[III. 祭拜].....	300
b. 有生命的艺术品.....	337
c. 精神的艺术品.....	391

[I. 史诗]	400
[II. 悲剧]	445
[III. 喜剧]	532
德汉术语索引	564
汉德词汇对照表	572
后 记	579

第三篇 (CC) 宗教^①

第七章 宗教

{363}
[179]

好，我们又是一个学期，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还有两个学期不到，就可以把它攻下来。按照原计划我们提前了一个学期。

今天我们讲“宗教”这一部分。宗教属于绝对精神，在黑格尔那里，宗教和哲学都是属于绝对精神，前面的伦理、教化、道德都属于客观精神，再前面的意识、自我意识和理性属于主观精神，但是在《精神现象学》里面还没有这样分，这个是我们按照后来黑格尔的《哲学百科全书》这样划分的。所以，从宗教开始我们进入到另外一个境界，就是这个上册讲的是主观精神，下册前面都是讲客观精神，如果要从精神的立场上来看，我们可以这样来划分。而下册从“宗教”开始是进入到了绝对精神，我们上一堂课已经涉及到这一点了，已经讲到了绝对精神，绝对精神就已经过渡到宗教了。所以我们上一次讲课的最后部分，很长的一大段，包括前

① 以下凡引黑格尔的原文，以及拉松本所加的带方括号的标题，第一次出现时均加下划线以示区分。另，所注边码大括号 {} 中为德文考订版页码；方括号 [] 中为贺麟、王玖兴中译本 1979 年版上册的页码，后面转入下册时则代表下册页码。

面还有，从“良心”开始讲到“罪与宽恕”，讲到“和解”，最后讲到上帝，我们上一堂课和上上一堂课就是这样过渡来的，就是从道德如何过渡到宗教。这里头有一个很复杂的过程，道德里面有很多伪善啊，欺骗啊，优美灵魂涉及到很多负面的东西。一般来说，黑格尔对于道德不像康德那样推崇到那么高的地步，他总是要唱点反调，就像恶魔。他认为道德只是一个过渡的阶段。那么道德如何过渡到宗教呢？就是从良心开始，虽然里面有伪善，虽然里面也有恶，伪善本身就是恶了，但是也有忏悔，也有宽恕，有罪恶意识，因为有恶，所以有罪恶意识。有了罪恶意识以后呢，就会有相互之间的和解，相互之间的承认，就像我们在176页中间这段话的最后一句讲的：“这种精神就是一种相互承认，这种相互承认就是**绝对精神**”。从相互承认，也就是相互和解、相互宽恕，我们进入到了绝对精神，那就是宗教了。绝对精神的最初级的阶段，那就是宗教。当然在后来的黑格尔的体系里面呢，最初级的阶段是艺术，艺术、宗教和哲学，而在精神现象学里面呢，他把艺术合并到宗教里面去了，叫作“艺术宗教”，没有专门来谈艺术。后来才专门谈到艺术，黑格尔的艺术哲学专门有一个《美学讲演录》，这是后来才分化出来的，在精神现象学里面它们还是捆在一起讲，总而言之，它们都属于绝对精神。

那么，绝对精神一开始就是“宗教”，因为讲到这样一种和解，那就是上帝，只有上帝从彼岸的高度才能促成世俗人们的和解。上帝就是最高的自我意识，最高的自我就是上帝。当然这样一个宗教概念是基督教的宗教概念，而且是新教的宗教概念。在黑格尔那里，他自己就属于新教，他的思想也是从新教里面发挥出来的，所以他讲宗教就是以新教为标准的，虽然也讲原始宗教啊，自然宗教啊，艺术宗教啊，那都是新教的前史，是天启宗教的前史。他这里讲的从道德过渡到宗教，那就是过渡到马丁·路德的新教。路德教作为基督教的最高阶段，在黑格尔看来是宗教的一个典型代表，它代表了宗教的本质。这一点在后来的人，像青年黑格尔派，包括马克思、费尔巴哈和鲍威尔兄弟，都承认这一点，就是

说,基督教、特别是新教,是“作为宗教的宗教”,基督教反映了宗教的本质。当然还有很多宗教不能用基督教来概括,像原始宗教、自然宗教、东方的宗教,包括儒教,都不能用基督教来概括,但是这些宗教里面的“宗教性”是归属于由新教所体现出来的宗教原则的,这就是后面要讲到“天启宗教”,就是所有这些宗教形态都隐隐约约地包含了天启的因素。但在最初的时候宗教的本质因素还没发展出来,它还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历程,才能把它的本质展现出来,就是到了宗教发展的最后阶段——新教阶段,才把这个本质发展出来,这是黑格尔对于宗教的看法。所以他前面讲的向宗教的过渡,像道德通过良心,通过宽恕,通过忏悔,过渡到新教,那主要是讲的基督教,或者主要是讲的新教;但是宗教本身也有个发展历程,不是一下子就到了基督教的。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部分,第七章,那就不仅仅是讲新教了,而是讲基督教的原则是怎么样发展起来的。你抽象地讲宗教,一口咬定宗教是什么,那只要把基督教的最后结论拿来讲就行了;但是你要全面展开论述宗教的话呢,那就要追溯它的概念。基督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肯定有一个形成史,那么对这个形成史的追溯,也就涉及到对整个人类的所有的宗教意识、宗教形态、宗教文化,你都要有解释,你都要把它们安排在一个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指明它们每一个形态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而最后的阶段,它发展的目的,当然就是要发展出黑格尔所谓的“天启宗教”、“启示宗教”,最终是新教。宗教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的地位就是这样的。所谓的“绝对精神”跟前面讲的精神是不一样的,整个下册一开始就是讲精神,“真实的精神;伦理”,伦理就是精神了,然后讲“教化”,教化包括宗教的信仰,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信仰精神,以及后来的启蒙精神,教化、启蒙、分裂的意识,等等,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精神;但是宗教是绝对精神。绝对精神跟一般的精神的区别就在于我们前面讲到的“互相承认”,前面的那些精神都是互相矛盾、互相冲突,没有一个沟通的渠道,那么绝对精神呢,就是说你心中有了上帝,你就意识到所有的他人都是精神,并且整个自然界

都是精神，这样的精神就绝对化了，主客统一了。客观精神是客观的，客观里面有冲突，有矛盾，我的主观可以不认；主观精神呢，在前面总是在追求客观的东西，但是那个客观的东西又不是主观精神。所以前面的精神都不是绝对的，要么只是主观的，要么只是客观的；而到了宗教，主客观统一了，达到了一种互相承认，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达到了一种主体间性，主体间互相承认。你是一个主体，我也是一个人主体，我们都是同一个主体，我们都属于同一个上帝，同一个圣灵，我们的灵魂是相通的，是同一的，这就进入到宗教了。那么，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我们今天读第七章，宗教。

按照惯例，第七章一开始就是追溯前面的。过渡已经过渡完了，我们前面讲到“道德”的最后部分就已经过渡到宗教了，已经引出了上帝，它最后一句话就是：绝对自我是“把自己作为纯粹认知来认知的双方中间显现出来的上帝”，这个“我”、“自我”就是上帝。那么，现在我们就追溯，这样一个上帝、这样一种宗教怎么样从前面那些意识形态的各个阶段中引出来，也就是说我们要追溯这个宗教概念的形成史。过渡我们已经完成了，在理论上已经完成了，但是这个宗教是怎么形成起来的，它本身有一个概念发展过程。我们前面很多地方都点到了宗教，都触及到了宗教，但是当时所讨论的问题不在这方面，只是附带地涉及到宗教。现在我们要把宗教当成一个主题来专门地探讨它，那它还得作一番追溯。所以，第七章宗教，它一开始就对前面的意识形态进行追溯，开始这几段都是在追溯。

① 前此的诸形态大体上被区别为**意识、自我意识、理性和精神**，在其中，**宗教**虽然也曾经作为对**绝对本质**一般的意识出现过，——不过，那

① 凡是原文换行分段之处，本书中均空一行。为了读起来醒目，原文每一整句在本书中都另起一行，带起对它的解释也另起一行。

是从意识到了绝对本质的那种**意识的立场**出发的；但这绝对本质本身并不是自在自为的，精神的自我意识在那些形式里并没有显现出来。

这第一小段就是一句话，一个长句子。“前此的诸形态大体上被区别为**意识、自我意识、理性和精神**”，这是我们前面所走过的历程，精神现象学整个历程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们在走到宗教面前的时候，我们回顾整个精神现象学，我们发现精神现象学一开始就是讲意识，后来进入到自我意识，再后来进入到理性，最后呢进入到了精神，这是我们经过的四个阶段。“在其中，宗教虽然也曾经作为对**绝对本质**一般的意识出现过”，“宗教”和“绝对本质”打了着重号。也就是说，前面四个阶段里面，我们凡是提到绝对本质的时候，宗教也曾经出现过，是作为一般的绝对本质。在意识阶段讲“内在的东西”，还比较笼统；在自我意识阶段讲不幸的意识的时候，就已经涉及宗教了；而在理性和精神阶段，黑格尔在很多地方都谈到后面有个绝对本质，绝对本质就是宗教。但是宗教的绝对本质不仅仅在宗教本身中体现出来，而且作为“绝对本质一般”而出现在意识、自我意识理性和精神中。“——不过，那是从意识到了绝对本质的那种**意识的立场**出发的”，那个时候我们涉及到宗教，我们的立场却不是宗教，我们不是立足于宗教来谈宗教，我们只是从意识到了绝对本质的那种意识的立场，也就是对象意识的立场，把那种绝对本质当作一个对象来意识而已。所以虽然这个时候我们涉及到了一点宗教，但是我们的立场还只是意识的立场，“意识的立场”打了着重号。就是说所有我们前面的这些形态，不管是在谈意识，谈自我意识，谈理性，谈精神，当涉及到绝对本质的时候，我们的立场还是意识，还是对象意识，而不是自我意识。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绝对本质就是我自己的本质。意识就是把自己跟对象区别开来，对象是对象，我是我，就是把这样一些绝对的本质当作自己的对象来看待，而没有从这个对象里面反思到自己，或者说没有把这个对象看作就是自己，没有达到自我意识。所以它这里讲“不过”，“不过”就是作一个限定了，虽然前面谈到了绝对本质，谈到了宗教，只不过

呢，那是从意识到了绝对本质这一对象的那种意识的立场出发的，还没有把这个绝对本质看作就是我本质，还没有提升到自我意识的阶段。所以那个程度很浅，我们在前面也谈到宗教，不是说现在才开始谈，前面也多次接触到宗教，但是那样一个立场是浅层次的，没有真正深入到宗教本身。所以他接下来讲，“但这绝对本质本身并不是自在自为的，精神的自我意识在那些形式里并没有显现出来”，就是说我们谈绝对本质的时候，已经涉及到宗教了，但是这个绝对本质本身并不是自在自为的，“自在自为”打了着重号。就是我们谈绝对本质的时候并没有深入到这个绝对本质本身的自在自为，它本质是一个什么东西，它本身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我们只是在谈别的东西的时候触及一下它的更深层次的绝对本质，但是我们没有把绝对本质拿到正面来对它的自在自为的运动过程进行考察，只是附带地涉及到，没把它当作主题，看它是怎么样自在的，又是怎么样自为地发展起来的。所以他讲，精神的自我意识在那些形式里并没有显现出来，那个时候还只是从意识的立场出发的，而自我意识还没有来得及显现出来，我们还没有从绝对本质身上反思到自身，不是一种精神的反思。我们的精神，不管是主观精神还是客观精神，当然也涉及到底下的绝对本质，同时也触及到了宗教的一些问题，比如信仰，专门有章节谈信仰，实践和信仰，但那都是从意识的立场出发的。我们把它们看作一种对象，在其中挑挑拣拣，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对象它就是自我，精神的自我意识在那些形式里面并没有显现出来。这是第一句话，第一句话就已经在回顾了。我们这一章已经开始谈宗教了，那么宗教在前面的章节里面是不是就完全没有涉及呢？如果说已经涉及到了，那又是在一种什么意义上、什么层次上来涉及的呢？这开始一段就点出了，它是在一个意识的层次上、而不是在一个自我意识的层次上，它是在一个客观的层面上，而不是在一个主客观统一的层面上。我们刚才讲绝对精神，它就是主客观统一，主客观统一是通过什么统一？通过自我意识，客观的东西就是主观的东西，我们在客观的东西上面看到了主观的

东西,这就是绝对精神了,但在前面四个阶段里面呢,这样一个绝对本质还没有达到这样一种眼光,没有达到这种主客观统一的自我意识的眼光,它还是作为一个客观的对象、一个意识所面临的对象而出现的。那么,下面这一段就是一个个地追溯了,首先从意识,然后从自我意识,然后从理性,然后从精神,一个个追溯宗教概念本身的形成史,或者层次结构。我们看它是怎样追溯的。

就意识是知性而言,意识已经成为了对超感官的东西和对象性定在之内在的东西的意识。

“就意识是知性而言”,“意识”打了着重号,我们首先来谈意识。前面不是讲四个阶段吗,第一个阶段就是意识了。那么,就意识“是知性而言”,“知性”也打了着重号,我们首先从意识里面的知性来看。我们前面看到,意识有三个阶段,一个是感性确定性,一个是知觉,一个是知性。那么这里我们首先从意识中的知性谈起,为什么要从知性谈起,那前面的感性确定性和知觉就不谈呢?因为知性才开始涉及到绝对的本质,涉及到“内在的东西”。感性确定性和知觉都还没有谈内在的东西,到了知性就开始想要把握内在的东西,撇开现象去把握底下的本质,这是意识的最高阶段。初级阶段还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到了意识的最高阶段知性,我们才开始涉及到绝对本质了,所以我们现在要追溯的话,我们要从知性开始追溯起。但知性是属于意识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从意识追溯起。就意识作为知性而言,“意识已经成为了对超感官的东西和对象性定在之内在的东西的意识”,一个是“超感官的东西”打了着重号,我们前面在谈到知性和力的时候呢,我们涉及到超感官的东西,超感官世界,而且不光只有一个,还有第二个超感官世界;“内在的东西”也打了着重号,超感官的东西和内在的东西,这都是属于绝对本质。属于绝对本质,那无形中就已经涉及到宗教问题了。

但是,超感官的东西、永恒的东西,或者无论人们对它如何称谓,都

是无自我性的；它刚刚才是共相，这共相距那把自己作为精神来认知的精神的存在还很远。

“但是，超感官的东西、永恒的东西”，我们已经涉及到超感官的东西、内在的东西，你可以说它们埋藏着宗教的意识，或者宗教的可能性。知性涉及超感官的东西，超感官的东西那就很神秘了，就像康德的知性，对于超感官的东西他称为自在之物，认为是不可认知的，那么这里头就埋藏着宗教的可能性。所以康德后来从自在之物里面发展出了上帝啊，灵魂不朽啊，自由啊，这样一套东西，这都是属于宗教的话题。这都是从超感官的东西来的，感官达不到，那就不能认识了，不能认识那就只能信仰。但是严格说起来呢，这些东西还不能够说是宗教性的东西，因为超感官的东西在康德那里它也不仅仅是指上帝啊、灵魂啊这些东西，它也有自在的物质对象的意思。这个杯子在这里，我们看到它的形状、颜色，但是它本身是一个自在之物，任何一个东西后面都有一个自在之物。所以自在之物是一个很泛的概念，它可以包含宗教的意义，但是也可以不包含，也可以是唯物主义的。像洛克就认为这个物质实体本身是不可知的。这样一些东西，“或者无论人们对它如何称谓，都是无自我性的”，自在之物跟意识是对立的，它没有自我，它跟自我没有相通之处。“它刚刚才是共相，这共相距那把自己作为精神来认知的精神的存在还很远”，这样一个自在之物、超感官的东西，刚刚才达到共相。它已经是共相了，万物后面都有一个超感官的东西，物理学里面讲物质不灭，实体永恒，当然康德的自在之物还不是物理的实体，它比物理实体更超越、更内在。但无论人们叫它什么东西，它都是没有自我性的，它刚刚是一种共相，也就是它顶多达到了一种共相。你当然可以说万物都有一个自在之物在后面，所以它是一个共相；但是，这共相距离那种自我认知的精神或者自我意识到的精神，还很远。自我意识到的精神那就是绝对精神了，那就不是仅仅当作一个对象的精神，而且也是当作自我的精神了，那还远得很，刚刚才起步。当然它是一个前提，你没有经过这个起步阶段，连共相都没

有形成，那后面的都谈不上。可见宗教精神的发展可以说在意识、在知性那里就已经有了一个最初的基础了，那就是已经从感性和知觉上升到了知性的共相；但是要从这里发展出宗教意识、宗教精神来，那还要走很远的路。

——其次，那在不幸意识的形态中得到自己的完成的自我意识，也只是精神再次努力为自己取得对象性而不得的痛苦。因此，个别自我意识和自己不变的本质的统一，尽管这统一将由这本质造成，却仍然是它的一个彼岸。

“自我意识”打了着重号，“不幸意识”也打了着重号。“其次”，就是说，接下来我们回顾自我意识的阶段，这是第二个阶段。“那在不幸意识的形态中得到自己的完成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讲到自我意识，它的最后完成阶段就是不幸的意识。我们前面已经讲到，自我意识从意识、欲望、生命、类等等，一路发展过来，进入到主奴关系，斯多葛主义，树立起了对于人格、对于自由意识；但这个自由意识就导致人的不幸的意识。人有了自由意识之后就感到自己的不幸，在动物阶段他从来没有感到自己不幸，但是有了自由意识，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意识到自己本来可以是别样，本来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这个时候他就感觉到了自己不幸。不幸意识呢是自我意识的完成阶段，那么在这里是不是就达到了宗教呢？当然不幸意识已经开始涉及到宗教了，没有不幸意识的人是不需要宗教的。前面大量地谈到不幸意识在宗教中是怎么表现出来的，主要是基督教，基督教就是从不幸意识产生出来的，从斯多葛主义、新柏拉图主义进到基督教，早期基督教就开始有了不幸意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注定是不幸的，所以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必须要寄希望于上帝，寄希望于天堂，基督教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涉及到了彼岸，涉及到了上帝，那么是不是就已经是宗教了呢？还没有！这种自我意识，“也只是精神再次努力为自己取得对象性而不得的痛苦”，“痛苦”打了着重号。也就是说在自我意识那里、在不幸意识那里，虽然我们

涉及到了绝对本质，涉及到了彼岸，但是它只是体现为精神再次努力为自己取得对象性而不得。“再次努力”，前一次努力就是在意识那里，在知性那里，在超感官的东西那里，在永恒的东西那里，它是没有自我性的，但它已经体现出了一种意向，有一种不可知的东西在后面，你不要太自信了，你以为你看到的就是全部啦，你所有的知识后面还有一个不可认知的东西，它会引起你的敬畏，它会引起你恐惧。当然也不一定，唯物主义者就无所畏惧，但它留下了这个余地啊，就是你可以把它设想为更高的东西，上帝、灵魂不朽等等，这可以说是第一次努力。那么，在不幸的意识里面呢，精神的努力就很明显了，精神的再次努力为自己争取对象性而不得。为什么会感到不幸呢？为什么感到痛苦呢？为自己争取对象性而不得，我想要达到彼岸，想要达到天堂的极乐，但我只是一个世俗之人，我不能够上天堂，我在世俗生活中追求天堂、追求彼岸而不得，所以感到不幸，它只是这样的痛苦。光是痛苦、光是对彼岸的向往还不是宗教，它还没有达到主客观统一，没有达到绝对精神。“因此，个别自我意识和自己不变的本质的统一，尽管这统一将由这本质造成，却仍然是它的一个彼岸”，“个别自我意识”，“个别”打了着重号，这里强调它是个别的自我意识，每一个人为自己的灵魂得救而苦恼，而感到不幸。它还没有和自己不变的本质达到统一，只有这种不变的本质才会带来这种统一，但现在自我意识还陷在它的个别性中，所以这种统一仍然还是它的一个彼岸，它注定只能是痛苦的。人和上帝的统一仍然是一个彼岸，你在现实生活中是达不到这种统一的，你永远苦恼，永远不幸。所以在自我意识阶段，不幸的意识是个别自我意识和彼岸的对立，是个人的灵魂和彼岸的对立，当然你可以说这已经涉及到宗教意识了，而且可以说这是宗教的起源，基督教最初的起源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意识到自己的不幸，处处受到限制，自由得不到满足，只好把它寄托于天国，这个时候就产生出宗教来了。但这种宗教仍然是自我与彼岸的一种分裂状态，在基督教中还只限于《旧约》圣经阶段，还没有达到某种意义

上的统一状态。所以前面谈自我意识,谈到不幸的意识的时候已经大量地涉及到宗教的问题,但是还没有把它作为普遍自我意识的话题来谈,而只是从人的个体的自我意识来谈的这个问题,在那个时候自我与彼岸、与上帝还是分裂的,还是对立的,没法统一起来,在生活中仍然是对立的状态、痛苦的状态,没有人来拯救,拯救还未到来。

——那在我们看来是从那种痛苦中产生的**理性**,它的直接定在和它所特有的诸形态是没有宗教的,因为理性的自我意识是在直接当下中认知或寻求它自身的。

这有个破折号,它和前面那个破折号都是一种划分的意思,前面一个破折号划分了意识和自我意识这两个阶段,现在这个破折号划分了自我意识和理性这两个阶段,破折号后面是谈理性。“那在我们看来是从那种痛苦中产生的**理性**,它的直接定在和它所特有的诸形态是没有宗教的”,从痛苦中产生出来的理性,个人达不到彼岸、感到痛苦,怎么办呢?个别的自我意识感觉到自己的有限性,追求彼岸追求不到,那就会痛苦,那么如何摆脱这个痛苦呢?那就从身边的事情开始,先追求此岸吧!用理性和科学来把握自然、把握人本身,这都是彼岸上帝的造物,我们直接追求彼岸追求不到,那就追求上帝的造物,追求此岸,在此岸中得到满足,于是就有了理性。当然理性本身也被看作是上帝赋予人的“自然之光”,理论上是这样;然而,“它的直接定在和它所特有的诸形态是没有宗教的”,理性本身有它的确定性和规范性,它在直接运用于它的对象时,是没有上帝插手的余地的。所以说科学家都是天生的唯物主义者或无神论者。我们通过理性来面对我们面前的这个定在的世界,这个有限的世界,我们不要追求无限,面前这个有限的世界我们可以通过理性来把握它,从这里就产生了一种理性的态度。理性的这种特有的形态是没有宗教的,这就是近代科学理性或启蒙理性所坚持的立场,它们的反宗教的立场,启蒙运动就是跟宗教的权威相对抗而发展起来的。当然它不是专门要跟宗教对抗,而是要发挥自己的理性,自然就会跟宗教产生一种对抗,因为